

女贞

子薇

夜间落雨，早晨，踩着略微潮湿的路面一步一步地走出小区，路边一地细碎的花瓣，是从女贞树上落下来的。一个中年环卫女工，手执扫把撮箕认真细致地清扫，瞬间的工夫，竟扫进半撮箕，我已经走出去好些路，那香芬还在身后撵着，撵了好远好远。道路两侧，一侧是合欢，另一侧是女贞，合欢花喜赤赤的粉红，女贞花清雅雅的米白，路上一个一个走过去的行人，都禁不住地一步三回首。

女贞花几乎席卷了整个夏季芳香了整个夏季。从初夏到梅雨，从端午到如火如荼离了空调便汗如雨下的日子，女贞花就那么不知疲倦地绽放着，让人闻着香时，整个身心慢慢地安静下来熨帖下来。

很久了，睡眠一直都不太好，躺在床上，头是昏的，眼皮也在打架，就是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梦也是多。这段时间，在梦里遍地开花地把周围的人一个一个地打了一遍交道。至于做了些啥说了些啥，却是全然记不得了。

想起曾经住青山街的日子。那个住过好些年的地方，总是不经意间想起。

是初春，某个夜晚，脚步所指的方向，是侨鸿国际，我下班经常路过的地方。申元街上的女贞树，在暗夜里静静地挺立着，与白日相比，幽暗的氛围，使它们显得宁静端庄，还有被夜色笼罩后凸显出来的厚重感。枝叶上的灰尘，被夜色层层过滤掉，落净果实的光秃秃的细小枝条被夜色淹没掉。黑褐色的枝干，饱满的叶片，宁静，优雅，却又蕴含着惊心动魄的深长意味。于这样的氛围里忽然就想起了顾城，想起他的诗句，“一棵树闭着眼睛/细听着周围对自己的评论”。看看自己，看看树，明明是禁不住地莞尔一笑，却惊觉眼里有泪意。生命中，有太多的偶然和不可测，总会令人唏嘘不已。

那些年，常去小圆门买菜。买好菜出巷时，有一左一右两个岔口，从右边的岔口走过去，便是申元街。申元街两侧的女贞树，一棵挨着一棵，六月里，细碎的花儿越过枝叶，站上最惹眼的位置，云朵似地堆积着。前阵子呈米白色，过两天再看，多半成了朱红色，远远望去，半树碎玉，半树珊瑚，袅袅香芬，撵着人跑。女贞树的花，从姿容到香味，都偏于温和，没有飞扬跋扈的蛮横霸气，是发酵了足够时间的美酒，味厚，却又清冽，与小圆门里的各色美食一样，内敛，不太张扬。

等候班车的吉和北路上，有一家三口经营着一片茶叶店，一辆小小的三轮车，停放在两棵女贞树之间，上面长年地摆放着各色花草。早在七月间，先行落去花朵的女贞树上，便急急地挂起了果，那些果与花一样，也是层层叠叠呼啸如海，鸟儿不断地在这一

排行道树的女贞树上来来回回地忙碌穿梭。冬日里，很多树都只剩下枯枝，挂满了黑褐色果实的女贞树，便更是受到了鸟们的青睐，鸟们飞过来，必会钻进枝叶间，啄食累累果实，边啄，边叽叽喳喳地说话，然后，心满意足地离去。在吉和北路等候班车好些年，把一棵棵女贞树日复一日地看了好些年。我的无数个清晨，被那些女贞树装饰了一遍又一遍，当然，还有鸟，还有人家，还有从人家里飘扬出来的烟火气。

那些平常简单的日子，虽不是时时挂怀，却是不能忘怀。

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到了故乡、一些故人旧事这里，瞬间土崩瓦解；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到了亲情骨肉这里，亦是瞬间土崩瓦解。女贞树的花语“生命”。女贞，生命，这样的两个字，都是真的好，让我忆起我初生的孩子，在医院里，刚刚落地的他，稚嫩的小脚丫被护士涂上蓝色印油，印在一本小小的纪念册上，不鲜艳，却是无比的珍贵——于我，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媲美，那样的鲜活，那样的生机勃勃，充满了希望，就要扬帆的轮船一般，就要远行的火车一般，就要离开跑道的飞机一般。千言万语，万语千言，汇成沉甸甸的两个简短句子——爱你，宝贝；祝福你，宝贝。

我如今居住的小区容积率相当的低，眼眸触及处，多是树木和草坪。夜晚，一个人在小区里快走，女贞花的香味在风中飘扬，戴着耳机，所听的乐曲是《云水禅心》。这首曲子，已听多年，每一次听时，都仿佛第一次。美好物事，经典作品，大抵如此，常品常新，当得起我们的一万次回眸。那旋律，平和，恬淡，清澈，悠远。月光，星光，灯光，音乐，草木，花香，宁静的夜晚，我喜欢于这样的氛围里，在步道上行走，不知不觉间，环绕了一圈又一圈。

舒婷写，“沿着江岸/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/正煽动新的背叛/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/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”。所有的开篇都有结局，所有的白日终会迎来夜晚，所有的简洁终会走向拖泥带水，所有的浪漫开始终会归于平淡……尽管，尽管如此，还是希望如舒婷所说的，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/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；与其由生而死，不如向死而生。是谁说过，拼将一生休，尽君一日欢。金光菊的洪流，女贞子的洪流啊，涌进长江，滔滔不绝。我更愿意，那时候，是六月，长江之水汹涌澎湃，女贞花开得正盛；其实，也不必太贪婪，无论什么季节都好，江水暗流涌动，女贞伏脉千里，有生命，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在流淌，在律动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……



出水芙蓉 袁恒雷 摄

荷花满塘

袁恒雷

在我房子的正前方，有一大片荷塘，随着内河蜿蜒而走，足有十里之长。每当走过这片荷塘时，我都要驻足观察一会儿，或者坐下来休息一番。硕大的荷叶甚是浓绿，托着荷花，托着青蛙，托着蜻蜓，托着颗颗水珠，仿佛有它们在，夏天才够味儿。

荷花是荷塘最宠的女儿。从春到夏，再到秋，荷花们先从鲜嫩的绿叶里冒出水面，继而慢慢将叶片放大、抽蕾、开花，或娇羞或惊艳，我将它们每一天的变化都放在心里，等着花期在心里延长。

荷花烂漫时正值七八月份。晚饭后赏荷最是惬意，有落日的余辉，有清凉的晚风，再加上淡淡的荷花馨香，徐徐向鼻子袭来，周围若有鸟语则更完美，这绝对是夏日消暑的标配，没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了！

赏荷需要心静，也需要有心境。清晨给人以朝气，傍晚则让人安然，我常常选择这样的时刻来到荷塘边消暑纳凉。这时候，热辣的太阳已渐渐躲到山脚下歇息了，连空气都缓缓打起瞌睡来，四周空灵。大概，远离尘嚣，说的就是这个味吧。

此处山脉环绕，不远处的低空中传来零碎的水鸟声，鸟鸣山更幽。好多时候我走到桥面上漫步，静静地借着月光赏荷，猜想，如果此时朱自清先生在身边，我们一定可以交流到很晚，他在我的小城也会闻到身边的袅袅荷香，这些荷香也如同远处传来的阵阵歌声一样令人沉醉。眼前，蜿蜒覆盖在水面的荷塘，如同长河穿上的连衣裙，那朵朵荷花点缀在裙子上，夺人眼目，艳丽芬芳。就连河畔上长着的那一排排蓊郁婀娜的垂柳，也分明是在欢快地享受着荷叶吹过来的清凉。

荷塘上，贴河面趴着的都是翠绿鲜嫩的新叶，长出河面的都是原来生出的深绿厚重的老叶，新老结合，就像中年人手里牵着孩子，在人群里簇拥着。起伏的样子，像芭

蕾舞剧场上飘荡的一片片裙摆，在河面涟漪的微荡下参差错落，掀动出一番层次感。

荷的蕾，像小孩儿伸出的舌尖，脆嫩的娇、粉红的润、灵动的鲜。上边挂着晶莹的露珠，苍翠欲滴的样子，渗透着几分羞涩与腼腆。我想起了不到一岁的儿子，他笑起来伸出的舌尖就泛着润润的红，那是婴儿才有的快乐的美。我真想把面前的荷蕾拥在怀里，如同抱起我亲爱的儿子亲了又亲。

荷的花，有粉的、白的、粉白的、粉红的，像缤纷的霞，像灿烂的云朵，展现着夜幕降临时那妖娆的裙装。无论是完全开放还是半开放的，都隐约地从里边呈现出黄色的蕊。蕊是核心，是内涵，是品位，是芬芳。随着晚风的轻拂，那纤弱的蕊上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这香，陶醉了湖畔的杨柳，熏醉了小楼甜美的梦。

不知是水下泥淖的藕，还是水上的莲，强烈地吸引着河里的鱼。鱼们在这里聚会，在这里欢腾，时不时地从荷叶的缝隙中跃出水面，荡起一波波涟漪，像一个波光粼粼的精灵，为荷花的美丽而起舞。那朵朵骄傲自得的荷花，面对鱼儿的宠溺也变得愈发动人起来，满脸荡漾着红晕的娇羞和鲜活的魅力。

夜悄悄地深，月淡淡地白，风轻轻地摇。悠扬的钟声在远方的山谷间回响，那声音虽然断断续续，仿佛穿越了千年而来，但却响得深邃，响得空旷，响得悠远。不知是因为夜的宁静、月的光洁、风的妩媚，还是远方声音的共鸣，我看到那荷也慢慢地摇摆起来，和树丛间隐约地透射过来的稀疏的灯光呼应着，舞动出沙沙的声响。

头上的星光悄悄撒在荷塘里，哄拍着白天闹腾的满池荷花安然睡去。我一低头，惊觉露水早已打湿了满身衣衫。夜深微凉，我只能踏着满地星河，恋恋不舍地回到房间里，继续做一个甜甜的荷花梦。